

感 念

4月初,我去可可托海采访。内地已是草碧花艳的仲春时节,这里依然是寒冷却索的冬天,许多地方冰雪还未融化。

可可托海地处阿尔泰山脉南麓,蒙语意为“蓝色的河湾”,哈萨克语是“绿色的丛林”。这片地形复杂辽阔的U型谷地,冬季千里冰封,极其寒冷漫长。也因此,可可托海被称为“中国第二寒极”。

军马是可可托海边防连官兵的忠诚战友。隶属连队的哈亚尔和乌力杜尔贡两个季节性哨所,矗立在远山之上。每年春风刚染绿大地,一级上士李斌就和战友们赶着军马,驮着装备和生活物资向边境线进发了。

“这两个执勤点之前都是不通公路、不通电、不通手机信号的‘三不通’哨所,哈亚尔哨所前些年通上了沙砾路,车能上去,有板房、网络。”李斌说,“乌力杜尔贡哨所2021年通上了简易沙砾路,但最后25公里无法通车,仍然要徒步上去。”

过去在乌力杜尔贡执勤点,李斌和战友们们在哨所旁老兵挖好的大坑里铺上厚塑料布防渗,从冰河里一桶桶提水倒进去,等太阳晒热了才能洗澡。2019年哨所建了锅炉房,他和战友们告别露天澡池,随时可以洗上热水澡。

“现在连队官兵和装备物资上下乌力杜尔贡哨所,都改由直升机保障。军马不驮重物,由饲养员赶着上下山。”李斌说,“2024年8月,哨所建了基站,但用电仍靠柴油发电机。山上所有点位巡逻全靠骑马和徒步。”

之后,李斌邀请我去海子口马场看连队的军马。

旷野上,两栋相距不到3米的红砖平顶房还在,曾经的马厩变成了一排蓝顶板房。数十匹军马在空地上埋头吃撒开的干牧草。

眼前的情景让我恍惚。我转脸问李斌:“你认识连队原来的军马饲养员李全虎吗?”

他点点头:“李全虎以前在这里当军马饲养员。他退伍后,接他班的是陈刚。”

我自然也认得陈刚。他2009年冬天入伍,新兵下连就在这里当军马饲养员,2014年回连队转岗战斗班。两年前我来连队时,还听过他的故事,没想到去年冬天他已退伍。

我抬眼远眺,远处就是海子口。

海子口,是地名,亦是一处高山堰塞湖。马场最美的季节是夏季,水碧天蓝,绿草地向着雪山和天边铺展。红的、黄的、白的、粉的、紫的,各色野花恣

意怒放,空气里浮动着花香。辽阔草场上,点缀着牧民的帐篷,以及羊群、马群、牛群,像花朵,也像成片的野蘑菇。

2006年冬天我来连队采访,在眼前的红砖房里与24岁的军马饲养员李全虎,一起生活过两天一夜。一个夜里,我跟李全虎聊起海子口仙境般的湖光山色,缤纷花海,他的印象竟是一片空白。

每年6月初,冰雪消融,料峭春风刚染绿海子口,野花还未从茎秆上探出花苞,连队官兵就骑上马,驮运着各种生活物资向边境上的夏季哨所进发了。9月份官兵从天边边的哨所撤回连队时,海子口已冰封雪裹。每年这样踩着季节来回迁徙,海子口如诗如画的美景,便跟李全虎和他的战友一次次擦肩而过。

“听老兵说,这里夏天特别美!”说这话时,李全虎忽然红了脸,眼神里有兴奋、向往,也有不好意思的腼腆。

海子口的夏日风情在李全虎的梦

向更高处挺进

■徐瑞滢

踩下油门的脚又增加了些力气。他没数过自己已经拐过了多少道弯、翻过了多少个陡坡,只希望能快一点、再快一点。

距离休整点只剩下几十公里,曾锋的车却出现了故障。他和战友一起下车,打着手电筒检修。烈日刮得脸生疼,鼻腔也好像被棉花堵住了似的,总让人觉得喘不上气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,他们终于齐心协力修好车,继续向前。等到他们赶到驻扎地,天空已是繁星点点。

几场暴雪过后,为了以更高标准完成任务,分队官兵决心向更高处挺进。

阳光直直地打在冰面上,像是无

里,亦在他写给家人的一封封信里。他笔下的海子口,是青草和鲜花的海洋,雪山与白云倒映在湖面上,是个诗意浓烈的童话世界。亲朋好友觉得他在一个极富浪漫情调的地方当兵,简直太幸福了。

冬天风雪弥漫的海子口无人光顾,马场自然也成了茫茫雪野上的“冰窟孤岛”,但他在信里从不给家人讲这里的严寒与艰苦。

夜里,安顿好军马,忙碌了一天的李全虎睡不着,便拿出亲朋好友的信,坐在炉火前一封一封反复看。有时看到信里的向往与羡慕,他会不由自主地笑出声来。他们不知道海子口的美,是他在寂寞里用一粒粒滚烫的文字编织的梦想。

离开马场那天清晨,我在床上被一阵一阵滚雷似的马蹄声惊醒。出门,朝阳已给雪地镀上一层淡淡的金晖。李全虎骑在一匹枣红马上,追着马群在雪地里飞奔。马鬃纷飞,马群像一片跃动的花朵、火苗,在洁白的雪地上轰隆隆涌动。马的声音嘶鸣像撕裂空气的箭簇,和着闪电般的蹄声回荡。

回到房间,我逗他,天这么冷,你赶着马群在雪地里追啥呢?

他哈哈笑说,出操呢,马跟战士一样,每天早晨也要跑步。

朝霞将金光像纱一样铺在雪山、冰湖、马群和一身迷彩的李全虎身上,给寂寥的海子口创造出震撼人心的美。那一幕像一幅油画,至今铭刻在我的脑海里。

我初入军营时的部队,前身就是一支战功卓著的骑兵师。只是当我穿上军装走进营盘时,我军骑兵作战部队的使命已随着1975年的裁军而终结。但风雪边关人迹罕至,山高路险,许多边防哨所驮载物资、边境执勤巡逻仍然离不开军马,它们至今依然忠实地伴随在边防军人左右。

离开马场后,我想起了李全虎,想起了陈刚。他们在这里驻守了十五六年,对可可托海湖光山色的记忆竟都是遥远的、模糊的,想来李斌也不会例外。可是巡逻路上的那些生死考验,桩桩件件都给他们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象。李斌告诉我,每年下山前,他和战友们都要对乌力杜尔贡进行一次全线巡逻。有时,刚走过不久的痕迹很快就被雨雪抹掉了。他们拿着地图一个界标一个界标地巡查。阴雨、冰雹、风雪,他们在各种天气里风餐露宿,骑马加徒步,7天才能巡完全线。

“每战胜一次困难与挑战,人的自信和力量就会增长一分。经历多了,人就会变得勇敢、坚强了。”听着李斌的感慨,我不禁想,可可托海的春天姗姗来迟,一眨眼便又过去了,但战士们心里装着永恒的春天;祖国安宁繁荣,便是他们心头最美的春光。

数粒碎冰晶洒落。大家过冰面、翻达坂,行至最陡峭的坡时,车辆左右摇晃,几乎侧倾。等到达预定阵地,大家不顾高原反应,一刻不停地搬物资、架设雷达,呼出的白色哈气被风雪揉进了高原。

雷达天线旋转。方舱内,操纵员紧盯着方寸荧屏,在信号流转中搜索目标,密织“天网”。在各个席位的密切配合下,任务顺利完成。

“人在阵地在,人在天线转,人在情报通!”夕阳里,他们自豪地笑着说。那一一张张脸庞上被风霜灼出的“高原红”,和落在雪山山顶上的光同样耀眼。

文学作品

长征

第6716期

红色足迹

不久前,我来到湘黔交界的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溪口镇小水村,寻访红6军团八勇士英勇跳崖的发生地——大坡界。

大坡界位于小水村西北侧,数座树林密集的山峦,组成一道拱卫小水村的天然屏障。1934年9月14日,任弼时、萧克、王震等率领执行长征先遣任务的红6军团,经过连续数天行军,在进入大坡界脚下峡谷地带时,突然与国民党湘军第55旅遭遇。

敌军占据两侧高地猛烈开火,红军部队顿时被拦腰截成两段。大坡界峡谷悬崖壁立,谷底无险可守。千钧一发之际,红18师前卫排得到命令:立即抢占侧翼高地,以佯攻吸引敌人火力,掩护主力突围。面对九死一生的任务,30余名官兵毫不迟疑,抬着重机枪,像猛虎一样朝山上冲去。

背后骤然响起的枪声令敌大惊,以

精短小说

一条宽阔的大河宛若晶莹的玉带,从墨色的远山里缓缓流淌而来。河两岸的庄稼得了一茬雨水的滋润,正向阳疯长。庄稼与河岸的连接处,错落挺立着各种树木,有核桃树、苹果树、花椒树、洋槐树……放眼望去,尤其那泡桐树最为丰茂,加之正遇上花季,更是蓬勃瑰丽,艳丽群树。

欢宝打着赤脚在河里抓鱼。他不顾河水冰凉,一会儿在水草里欢跳,惊起成群的鱼儿,一会儿又在深水处腾挪,只要扑下去,准能抓住一条。欢宝是同龄人里的游泳高手,也是同龄人里的捕鱼能手。放在河中的小竹篓很快就装满了鱼,欢宝不停歇,依然在水草里欢跳,在深水处腾挪。

欢宝听到有人喊他,扭过头,看到父亲急匆匆从远处奔来。他惊讶地看到,父亲换掉了往常干农活时穿着的圆领衫和阔腿裤,改穿上了翻领上衣和细腿裤子,小腿处还打了绑腿,脚上蹬着一双黑白底底的崭新布鞋。欢宝用疑惑的眼神迎接父亲走到自己面前。他还没来得及炫耀自己竹篓里的战果,就听父亲急切地催促:“别在外面疯了,麻利回家去。”

他极不情愿地刚上岸,又听到父亲说:“我得出趟门,你是家里唯一的男孩,要顶起家里的门梁,照顾好妈妈。”欢宝瞪大了眼睛,望着父亲问:“你去哪里?干什么?”父亲稍一犹豫,回答说:“去南边。”又说:“大人的事,不要问。”欢宝住了口,又不甘心,一面从河水里拽起竹篓,一面又望向父亲,迟疑片刻,还是开了口:“那你什么时候回来?”父亲皱起眉,目光穿过欢宝的头顶,望向远方。欢宝顺着父亲的目光看过去,河对岸那棵泡桐花开得正盛,嫩黄色的花萼,玫红色的花蕊,淡黄色的花梗,一朵朵,一簇簇,一枝花,接连延伸,铺天盖地。父亲收回望向泡桐树冠的目光,有些迟疑地说:“大概——要到明年泡桐花开的时候。”欢宝张大了嘴,问:“这么久?”父亲默默

地点了点头,又叹口气,补充说:“顶多,顶多到泡桐花落的时候。”

欢宝扭头望向河对岸的泡桐树,花儿开得正盛,淡香阵阵袭来。欢宝还有很多问题想问父亲,还有很多话要跟父亲说。他没来得及再开口,就听见远处有人喊父亲。他循声望去,不是一个人,而是一队人,有本家伯伯、隔壁叔叔,还有村东头的任家兄弟,以及几个不认识的人。“我得走了。”父亲转身,朝着呼唤他的队伍而去。刚走出几步,他又停住了,转过身来,庄重地叮嘱欢宝:“你是男孩,要当家里的顶梁柱。”欢宝迎着父亲的目光使劲点点头。他想哭,却又把眼泪憋了回去。欢宝目送父亲走进那支队伍,然后一直朝南,消失在他视野的尽头。

月余前的那个黄昏,欢宝在河里玩耍,忽然对面的村里冒起了冲天火光。欢宝藏在水边,看到对面村里来了几个日本兵。日本兵举起枪,一边“呜哩哇啦”大喊着,一边把村里的人都圈禁到了打麦场。老人、孩子、男人、女人都日本兵的枪口下瑟瑟发抖。他们眼看着日本兵抢走了他们的牛羊、家具;又目睹日本兵填埋了水井,点燃了房子。日本兵放肆大笑,又捅死了几个青年。

欢宝吓坏了,不敢在湖面上游,几个猛子扎了回去。欢宝刚回到村里,就看到打麦场上聚满了人。欢宝心里一惊,以为村里也来了日本兵。他挤进人群,发现来的不是日本兵,而是武工队的常队长。常队长说:“鬼子已经打进县城,很快就会来村里‘扫荡’,我们必须组织起来反抗。”一位70多岁的老者说:“我们都是平民百姓,拿啥反抗?”又一位中年人说:“他们看上什么我们给什么,他们还能把我们怎么样?”欢宝急得不行,他认得刚才说话的两位,前者被村人称为“遗老”,后者是刚被赶下台的国民党保长。欢宝急于把日本兵杀人放火的实情告诉大家。他还没来得及开口,村里的教书先生魏叔叔接过国民党保长的话反驳说:“鬼子进了村,不但抢钱抢粮,还放火杀人。你说说,你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放火,看着他们杀人?”国民党保长涨红了脸,沉沉地低下

头。魏叔叔又望向“遗老”,苦口婆心地说:“日本人大举入侵而来,意在霸占整个中国,让我们成为亡国奴。国家兴亡,匹夫有责。古圣先贤教海的道理,难道我们都忘了?”“遗老”战栗不止,不断地喃喃重复着“罪过,罪过”。那晚,常队长又组织青壮年开了个小会,商议要武装痛击侵略者。

半夜里,欢宝睡得正香,被一阵嘈杂声惊醒。欢宝极不情愿地睁开眼睛。他看到,父亲正在粗石上磨刀,母亲则往包袱里装衣服和吃食。父亲见他醒来,催促说:“赶紧收拾收拾,赶在天亮前去地躲躲起来。”欢宝问:“你们是不是要打鬼子?”又说:“我跟你们一起去。”父亲望他一眼,又低头看刀,往刀刃上撩了把水,一边磨刀,一边说:“我要真拿不动这把刀了,你再上不迟。”天亮前,老弱妇孺全都进了地道,只留几十个青壮年守护村子。

欢宝走出地道已是次日黄昏。欢宝听说,果真有十几个日本兵闯进了村里,但他们没有占到半点便宜,全都被武工队领导的民兵武装给歼灭了。欢宝看到魏叔叔正组织大家打扫战场,却不见常队长,一问才知,常队长在掩护战友的时候牺牲了。魏叔叔接过他的责任,成为新的武工队队长。

经受接二连三的反抗后,日本兵再不敢随便到村里抢掠,而是全部龟缩在县城里。这时候,共产党领导的武工队力量更加壮大,有时支援八路军正面作战,有时配合作战部队破坏敌人的交通线。攻克县城之后,武工队又要随着八路军主力部队一路向南,继续追歼负隅顽抗的日本兵。

父亲没说,欢宝也知道父亲是去打鬼子了。但他并不知道下一个泡桐花落之时,父亲到底能不能回来。常队长、魏叔叔,还有很多个欢宝认识的叔伯哥哥都牺牲了。但大家悲伤之后并不惧怕,更多的人走进了抗日的队伍之中。他们都有一个共同而坚定的信念:“要反抗,不当亡国奴。”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

欢宝远望着泡桐树,期待下个春天的花开花落,静候父亲凯旋。</